

彥，盧善棟、唐又貞等，均交大同學，隆情厚意，銘感五中。次晨王志謙姪女親送來旅行箱一只並為我整理行李，真正非她不可，我自己已覺得累不堪言，預備到飛機上休息。臨行好消息是：颱風已改道不來，這好消息真叫我萬分喜悅。二時許承焦先生大少爺車送飛機場，下午四時登機起飛，一路無話，飛行十二小時後到達美國洛杉磯，有故友秦元薈女士及其好友顧蕙芸女醫師之子驅車來接，承送往瓦也啓啓 Waikiki 旅舍焉。此行廿餘日償還了兩個宿願，一是親見了臺灣已大大工業化，國富民安，實有其事，並非虛語；二是親會了卅餘年不見之臺灣故友，個個健康，而親密勝昔。我不得不藉此向仁社諸仁長如陳佛航、魏凌、方威安、楊元熙、丁恩沐、王敏慶，諸仁長致謝。

賦贈王兆喟學長

枕 月

王兆喟學長，年逾古稀，雅擅風趣。其散見「友聲」之詩文中，常多隽語。讀之每令人發會心之微笑。爰賦打油詩一首奉獻，聊博一笑。

兆老詩文冠儕朋，雅謔詼諧夙稱雄。

自號眉山是何意？祇羨朝雲伴老翁。

（註）蘇東坡號眉山，晚年娶美女朝雲為妾，甚蒙寵幸。

旅加張 仲學長又唱起關戲來了

段 清 濤

旅居加拿大溫哥華市平院民廿六級張 仲學長，在國外露演平劇，本人已借友聲篇幅報導過兩三次了。張兄一入平院，即嗜平劇成癖。本習小生，不論在宿舍或其他休閒處所，隨時都可聽到他尖着嗓子唱小生腔，因為他沉迷深、用功勤、天分高、師承好，時間不算太久，便有很好的成績。畢業後有機會即登臺，旅港期間，還和程派青衣祭酒章遐雲女士合演過「馮馬記」，曾送我一捲錄音帶，可見其造詣之深。小生戲他自稱私淑老伶工德珺如，故自起藝名「仲珺」。

前年本人在波士頓時，曾接張兄兩次長途電話，說他將於十月廿九日晚在洛杉磯市演出「連環套」「拜山」一折中之黃天霸，當時我很奇怪，就問他：「你不是唱小生的麼？怎麼唱起武生來了？」他說：「電話上不便長談，你來看過了自然會明白」，於是我搭機到了洛市。那晚的「天霸」唸唱作表，楊派一脈相傳。事後問他，什麼時候學的？他說：「在學校國戲社，有兩位同學一習『連環套』之天霸，一習『艷陽樓』之高登，教師自然是楊派真傳，他在旁邊默默學習，以後凡楊小樓及其嫡派如高盛麟、孫毓堃、劉宗揚等登臺，他必去觀摩，因此我才明白他的楊派武生，原來也是師承有自。

去年六月間，接張兄來函，告訴我他四月間又在溫市露演了「古城會」的關公，這又使我大吃一驚，怎麼又演起關戲來了！關戲自然有關戲的戲路，非一般平劇演員抹上紅臉就可以勝任的。關戲首以其莊嚴肅穆的

扮相、儀態和功架爲主，目前在臺演關戲者，自以李桐春先生爲盟主，其餘三國戲中有關公出場而以一般角色扮演者，則多不足看矣。去年十月間，洪健全視聽圖書館借羅斯福路耕莘文教院禮堂，舉行一系列的國劇講座，其中一次係由李桐春先生演講「古城會」，並與其徒王冠強（充馬童）示範表演各項基本動作，李說他的關戲係隨其長兄萬春觀摩而得。我們都知道李萬春的武生，在民國二十年前後，卽已紅遍全國，也擅演關戲，每演卽由桐春飾張飛，耳濡目染，再加上幾十年的觀摩鑽研，乃有此造詣。我寫信給張兄，說明此間李桐春關戲的情形，有機會不妨來臺觀摩觀摩。他回信似頗不服氣，戲謂：「以嗓子、扮相及功架而論，弟之關老爺宜不讓桐春專美也。」但看所附兩張照片（見封底），常看國劇的學長學嫂們，當可看出張兄所扮演的關公，其扮相、儀態、功架，也的確非泛泛者所可比擬呢。

當日配演馬童的是虞元紅小姐，也就是當年由武打女星于素秋之尊翁于占元先生在港訓練的「七小福」之一，現在走紅的武打影星成龍是她的師兄，我前年在洛城看她演「白水灘」之十一郎，武功還真不含糊，她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，也是張兄的誼女。

張兄的關戲，他沒有告訴我何所師承，想必也是私淑三麻子、林樹森、李洪春等前輩，以及觀摩當年北平名角如李萬春等等，才有此造詣吧。張兄去年已六九高齡，據他函告，當日配演劉備、張飛、蔡陽的幾位，都是七十上下的老先生，令人欽佩，真是老當益壯呢！張兄在寄來「古城會」照片後面自製打油詩一首，特轉抄於後：

「誰說七十是古稀，粉墨舞刀唱京戲；

保嫂過關古城會，怒辭奸曹奔正義。」

（張兄去年六月間卽已來函並附寄照片，只以疏懶一擱至今；復承唐學姊數次催索，謹向他（她）二位致歉——筆者）

和蕭立坤兄討論生活

項 類

交大友聲 第三〇八期 刊載了蕭立坤兄的一篇「給民 26 級同窗的一封信」使我大感興趣，也要迴響一下。

我雖說是 28 級，但也和 26 同學同窗了短期間。事情是這樣的：我是民 22 年考進交大電機工程學院（院長張廷金先生），只讀一個個月便病倒了，被同學送進海格路紅十字會醫院，後來我母親接我回家，休學了一年。到了民 26 暑假，日本鬼於八月十三進攻上海，我因爲消息太靈通了，於八月十二日搭船逃離上海，又休學了一年，於民 27 年復學，纔拖到民 28 年畢業。因此我和民 26 級也算沾到一點邊。

蕭立坤兄一定是不認識我這個無名小子，我是老早把大名鼎鼎的蕭立坤兄認識得一清二楚。我有一位同鄉徐桂芳兄，也是民 26 級數學系，他常自稱是交大全校第一名。因爲科學學院是交大第一學院，數學系是科學學院第一學系，四年級是第一班級，而他是四年級唯一的一名學生，坐位是當然第一號，因此他的學號是 1111，當算是交大全校第一名了。有一天我們和徐桂芳兄在一起，蕭立坤兄行經我們談話的地方，只和徐桂芳兄打招呼，目無我的存在；徐桂芳兄也只和蕭立坤兄打招呼，沒有替我介紹。等蕭立坤兄走開以後，徐桂芳纔微笑告訴我：「他叫蕭立坤，是鼎鼎有名的 Manster！」所以我的印象非常深刻。假使蕭兄真真正正活到一百十五歲，那便是如假包換的 Manster 了！

我寫這篇迴響的原因，是要和蕭兄討論「生，活。」蕭兄說：『俗云「人活七十古來稀。」』錯了！錯了！首先這句子原來是「人生七十古來稀。」而不是「人活七十古來稀。」「生」和「活」是不一樣的。「生」